

《源氏物语》与《红楼梦》

温祖荫

《源氏物语》是日本文学中的瑰宝，《红楼梦》是我国文学中的泰斗。在中日两国民族文学发展中，都是具有里程碑和史诗性的作品。它们代表了东方古典小说的最高成就，在世界文学中也占有一席光辉的位置。两国人民都为自己伟大的著作感到骄傲和自豪。中国有“闲谈不说《红楼梦》，读尽诗书是枉然”^①的说法。日本作家青野季吉也说：“除《源氏物语》以外，没有什么小说能给予我们那样深切的感动”^②但在封建时代，两部作品都受到封建卫道士和迂腐文人的攻击，说它是“诲淫之书”，禁止儿女阅读。近几十年来，两部作品所具有的深刻的社会内容和灿烂的现实主义光芒，引起各国学者和人民的珍视，并构成了一种专门的学问：“红学”和“源学”，写了数以万计的文字。但我认为两部作品最令人惊叹不已的是它们竟有许多相似和相近的地方。为此，我不揣冒昧，试图将两位作家、两部作品内容、男女主人公、表现手法等进行一番探讨和比较，以便和同志们一同来切磋研究。

纨绔子弟的烦恼和命运

《源氏物语》中的源氏和《红楼梦》中的贾宝玉都是作家着笔最多，倾注了感情，精细镂刻的中心人物。这两个人物有许多相似之处。

首先，他们都是出身于“钟鸣鼎食之家”，娇养在膏粱锦绣中的贵公子。过着“饿了吃，困了睡”的“富贵阔人”的生活，根本体会不了“贫穷难耐五更寒”的日子。论出身、地位、教养，他们都高人一等。而且他们容颜漂亮。源氏生得俊俏无比，“光华照人”，所以又叫光君；宝玉生得“面若中秋之月，色如春晓之花”。他们从小聪明颖悟，善诗能文，非一般酒囊饭袋的公子哥儿可比。源氏还精通诸艺，歌声悠扬，犹如佛国之妙音，舞姿优美，举世无双。这都说明了作家极力把自己角色塑造得姣好些，为他们在生活中充满粉淡脂红、春花秋月提供了优越的条件。

其次，他们都具有“富贵不知乐业”的浪子特点。这两位公子哥儿，虽然生长在豪门贵户，但却感到精神上的压抑。源氏原是好端端的一个王子，却被降为臣下。娶了个妻子葵姬，又是不乐意的，不能给他精神上的慰藉。因此，当他十七岁时，由于情场失意，他便感到“人世之痛苦”，产生了“不想再活下去了！”的思想。贾宝玉则抱怨自己不该生长在“侯门公府之家”，以致把自己变成了“泥猪癞狗”，他一半生活在父亲的暴力管辖之下，一半又生活在祖母和别人的“溺爱”和“尊宠”之下，感到没有一点自由，“天天圈在家里，一点儿做不得主”。于是他们都力图在压抑中寻找一条出路。源氏主张“以学问为本，再具备大和智慧而见用于世，便是强者。”贾宝玉不喜欢儒学，便整日价“杂学旁搜”，甚至跑到中国古典哲学中去探求人生的“解悟”。而且，他们也都玩过一些“参禅悟道”的把戏，但都毫无结果。于是在贵族环境的熏染下，他们便把精力转移到“内帏厮混”和外遇上。

第三，他们都不热衷于仕途经济，对黑暗的封建社会感到失望、愤懑。源氏被流放到须磨时，他原先的怨望情绪，变成对社会愤怒的指责。他说：“在这无法无天的世间，可能遭受更大的祸殃呢。”他把自己比作被放逐的屈原，并在一颗松树上，题下

了这样的诗句：“屈原名字留千古，逐客去向叹渺茫”。尽管他这种抱怨带个人性质，但须磨谪居，却使他更进一步认识了社会人生。因此，当他从谪居地被召回后，他仍然认为“世风日下”，已经难以挽回了。他对内大臣说：“不过在这恶浊可叹的末世，要等待能够彻底洗清的水，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无论何事，在这末世总是越来越坏，越差越远。”他官至大政大臣，兼摄政之职，但他认为：“此乃繁重之职，我实不能胜任。”便把摄政职务让给早已告退、已六十三岁的左大臣。他并没有成为先王所希望的那样做个“济世治国”的能人。作家也一再强调源氏“无心仕途”。

至于贾宝玉则更加蔑视封建社会的功名利禄，他把那些热衷于“功名仕进”的人，痛骂为“禄蠹”“国贼”。在日常社交活动中“懒与士大夫诸男人接谈”，他愿意结交一些下层人物，与秦钟、蒋玉函、柳湘莲往来，却不愿意去会见贾雨村之流的官场人物。一提到“科举”“立身扬名”，他便愤愤然。这说明了在封建社会将要崩溃时，其内部也在分化，会出现一些“不肖子孙”。正如鲁迅说的：“悲凉之雾，遍被华林，然呼吸而领会之者，独宝玉而已！”同样源氏也具有这一特点。这正是他们与那些“安享荣华”的贵胄子弟不同的地方。

第四，没有男尊女卑，却有怜花惜玉的思想。源氏与贾宝玉对女性有许多相同的观点。源氏认为“世间女子个个可爱”，并认为女子生性柔弱，而自己也是“生性柔弱，没有决断，所以喜欢柔弱的人。”贾宝玉也认为“我见了女儿便清爽”，“山川日月之精秀只钟于女儿，须眉男子不过是些渣滓浊沫”。他还认为女儿是“水做的骨肉”，男子是“泥作的骨肉”。他们这种观点体现了一定的民主意识：在男权社会里，女子普遍遭到压迫与歧视；他们这种对女子的赞美和温柔爱怜的思想，是对“男尊女卑”的封建道德的一种反抗。在他们的心目中，女子与热衷于追求功名利禄的男子比较起来，显得更加纯洁与单纯。用贾宝玉的

话来说：“见了男子，便觉浊臭逼人。”因此，他们在女子身上去寻求思想和精神寄托，并由此对女子遭遇和命运深表同情。

但他们在贵族意识的影响下，也存在着对女子用情不专、朝秦暮楚的毛病。源氏不用说了，宝玉开始时何尝不是如此，他与袭人云雨偷试及撵茜雪，都体现了纨绔子弟的轻薄。后来又徘徊于黛玉与宝钗之间。一方面，他向黛玉起誓，他不贪图什么“金”或“玉”的，另方面，他看到了宝钗的“雪白一段酥臂，不觉动了羡慕之心。”后来，他了解到黛玉在思想上也是他的知暖识热者，才对她的爱情变得坚决起来，源氏也是到后来，爱情才逐渐趋向对紫姬的专宠。

然而，源氏和宝玉还是有区别的。宝玉在婚姻爱情上更带有反封建的民主思想。他的行为对于没有择爱自由的封建伦理道德是一种大胆的挑战。而源氏则陷入好色和淫乱的地步。虽然他对藤壶的私情，在当时也可作为践踏封建伦常来理解；但他和诸多女子来往中，均包含着一个“色”字，甚至他还赞美世俗的观点，认为：“洞房花烛虽然好，不及私通趣味浓”。为了博得一个女子的信任，他会滔滔不绝地讲出一大堆情话、谎话，甚至用眼泪和发誓去诱惑对方，或者使用野蛮的强迫手段，如把猝不及防的空蝉、胧月夜抱进自己的臥室。他还私自把夕颜藏匿起来，供自己玩乐。

但在源氏身上也存在堂吉诃德式的复杂的矛盾，体现了浮薄的纨绔子弟与民主意识的冲突：一方面，他经常责备自己的行为，担心自己的好色行为流传开来，而博得轻佻浮薄之名，受到世人讥评；另方面，他又不加收敛，越是难得到的女子，他越发要得到她。当空蝉指责他说：“我是有夫之妇，身份已定”，他毫不迟疑地回答：“我年幼无知，不懂得什么叫做身份。”一方面，他后悔和许多女子“发生了不应该的恋爱”，认为其中“至死不能谅解而抱恨长终”的就有二人：藤壶女御和六条妃子。同时，他感到对不起自己的发妻葵姬，对不起紫姬，冷落了她们，

甚至欺骗了她们；另一方面，他正象他儿子夕雾说的，他只是“道心坚强”，到身逢其境时，不免要产生邪念了。一方面，他主张对女子要注重人品，认为：“风月之事，情感之发，亦须对方人品可敬可爱，方有意趣。即使逢场作戏，倘对方略有轻薄之态，也就失却牵惹心目的价值了。”另一方面，他又饥不择食，对年近花甲的老宫女发生私情，以致被头中将当场抓获，扯掉了一只袖子。同样，他对末摘花和轩端获也先行发生关系后，才看清楚她们的容颜。一方面，他有情有义，凡是与他有过关系的女子，他都妥善地给予安置，并非象一般轻薄子弟那样推卸责任，甩开不管，他营造二条院和六条院，目的就是要给他的妻妾、情妇提供好的住宿条件；当夕颜死后，还把她的女儿玉鬘从乡下接来抚养，同时，他对家世零落的末摘花馈赠也格外丰厚；另一方面，他又离不开对女性的玩弄，弃旧贪新，他甚至还打过玉鬘和秋好皇后的主意，写诗奚落末摘花，尤其是她那红鼻子，经常成为他取笑的对象。

比起源氏来，宝玉更尊重女性的人格和意志。同时，中国封建礼教毕竟比日本更为森严，因此，宝玉也不可能象源氏那样成为狂蜂浪蝶式的人物。如果说，源氏是“荒淫”的，而贾宝玉则是“意淫”的。什么叫“意淫”呢？曹雪芹在《红楼梦》中解释道，这是“天分中生成的一段痴情”，和那“调笑无厌，云雨无时”的滥淫根本不同。贾宝玉便是这样的“意淫”人物。尽管他是个“混世魔王”，但亦处处表现出“非礼勿动”的思想。

第五，看破红尘与出家。源氏和宝玉经历了一番坎坷的人生历程之后，都变得消沉和失望起来，最后走着同一道路——遁入空门。形成他们出家思想的有如下两方面的原因：

（一）他们对富贵功名原本不热心，加上人世崎岖，对未来失却了信心。所以源氏对秋好皇后说：“观此人世无常之相，不由人意气沮丧，难于安心。于是遁世出家之志，日渐坚强起来。”同样地，宝玉亦有荣枯无常，“飞鸟各投林”的思想。虽然最后

他中了乡魁，但他不认为这是他人生的归宿，而是认识到“世上的情缘，都是些魔障”，于是他“改悟前情”，选择了脱离污浊尘世的道路。

(二) 情侣早丧，这对他们打击很大。源氏自紫姬去世后，精神变得一蹶不振，他又一次感到“世间一切都可厌”，就是他早年贪恋的女色，也感到象朝露一样消散得影迹全无。同样地，宝玉自志趣相投的林黛玉去世后，连个说知心话儿的人也没有了，他变得疯疯癫癫。由此而产生了孤独、悲凉之感，再加上他们平时所接受的佛教思想的影响，从而使他们产生了弃家出走的念头。

紫式部和曹雪芹把自己的主人公刻划得如此相似，决不是一种巧合，而是基于他们对现实人生的观察，有着相同体验的结果。他们的功绩便在于在复杂纷纭的社会生活中，在温柔富贵之乡里，选取了异乎寻常的典型。说明了主人公和繁华世家不能分割的一面，又表现了他们独立自主的一面。把他们思想面貌、内心世界刻划得淋漓尽致，而又互相纠葛和冲突。但我们应当指出两位作家对各自主人公的态度有所不同。紫式部对源氏赞美多于贬斥，尤其对青年时期的源氏极尽美化之能事，对其放荡好色行为，也缺乏谴责。曹雪芹对贾宝玉可谓褒贬参半。一方面他同情自己的主人公，大胆书写他的许多“乖谬”思想，“胡闹”的行为；另一方面，又说他“天下无能第一，古今不肖无双；寄言纨裤与膏粱，莫效此儿形状！”以致最后让他怀抱“无材补天”“枉入红尘”的遗恨。作家生活在封建时代里，受到历史、思想及阶级的种种局限，他们不可能把自己的主人公塑造成斗士的形象。但他们却以自己的主人公来说明了一个没落的阶级，体现了处在萌芽时期还十分脆弱的民主意识，也就很不容易了。

花团锦簇的女儿群

《源氏物语》和《红楼梦》巨大的魅力之一，是作家形象生

劲地塑造了一大群女子的形象。在大观园里有个天真烂漫、群芳争妍的“女儿国”；同样地，围绕源氏周围也有一个花枝招展、鲜艳夺目的“女儿国”。这里有妩媚窈窕的藤壶女御，风韵娴雅的空蝉，袅娜娉婷的夕颜，骄矜端丽的葵姬，明媚鲜妍的轩端获，俊俏姣好的六条妃子，清秀美丽的紫姬，花容月貌的胧月夜，淡雅秀洁的明石姬，苗条多姿的秋好。同样，《红楼梦》中：有“闲静似娇花照水，行动如弱柳扶风”的林黛玉，有“腮凝新荔，鼻腻鹅脂”的迎春，有“俊眼修眉，顾盼神飞”的探春，有“肌骨莹润，举止娴雅”的薛宝钗，有“粉面含春威不露，丹唇未启笑先闻”的风姐，有“英雄阔大宽宏量，霁月光风耀玉堂”的史湘云，有“气质美如兰，才华馥比仙”的妙玉。这些女子时而舞文弄墨，时而赏月游宴，时而吟诗作画，时而弹琴唱曲，时而斗草簪花，时而描鸾刺凤，时而促膝谈心，时而拆字猜枚。不过大观园中绝大部分是未婚少女，她们更多群合活动；而《源氏物语》中，多半是已婚少妇，她们较少集体往来。其中弘徽殿女御和斋宫（秋好皇后）赛画一场，和惜春作画一样，吸引了众多男女，颇具雅兴。两部名著对女子描写有如下两个方面相同：

第一，极力赞美女子才华。作品中出现的多为才貌双全的女子。紫式部在“雨夜品评”中，按女子出身地位分为三等。虽然没有结论，但她强调不管出身高下，好女子标准是：一要才艺超群，二要稳重和平。她通过作品中的人物左马头说：“如此看来，还不如不讲门第高下，更不谈容貌美丑，但求其人性格不甚乖僻，为人忠厚诚实，稳重温和，便可信赖为终身伴侣。此外倘再添些精彩的才气，高尚的趣致，更是可喜的额外收入。”源氏同样也强调女子必须有多方面的才能和好的品性。他对紫姬说：

“凡为女子者，特别专精一种学问，是不相宜的。但倘对一切文艺一概不懂，也是不好的。总之，只要心地稳重，思虑周密，对付万事自有主意，便是好女子了。”这些都代表了作家的观点，因此在她笔下的女子都具有学识，能唱和，能弹奏，而且性格

和平、溫存。

曹雪芹把女子才华放在须眉男子之上。他在《红楼梦》第一回中便写道：“今风尘碌碌，一事无成，忽念及当日所有之女子，……细考较去，觉其行止见识皆出我之上；我堂堂须目，诚不若彼裙钗”。因此，在他笔下的女子，不仅容颜姣好，而且才华出众，林黛玉才思敏捷，薛宝钗博学通典，李纨、史湘云都是女诗人，探春、惜春工诗善画。她们的才华比贾府的公子哥儿高出一筹。只是封建社会埋没了她们的才能。

在男性贵族极端腐败和堕落的封建社会里，紫式部和曹雪芹把自己热情倾注在女性的身上，这也是他们民主思想的一种体现。从而否定了男子比女子优越的封建传统观念。

第二，深刻同情女子命运。《源氏物语》和《红楼梦》中的众多妇女，虽然过着富贵荣华的日子，但她们却成了“有命无运”之人。不论是身份高贵的，或出身寒微的，都成了贵族男性的玩物，成为一夫多妻制下的牺牲品，稍有反抗的亦不得善终。不论是天皇宫廷，大臣府第，以及“礼法王国”的贾府，实际成为女性受奴役的人间地狱。两位作家杰出的成就是通过各自不同女性的遭遇来倾诉了妇女的痛苦。

在《源氏物语》中，紫式部写了缺乏靠山，屈死于权力斗争的桐壶更衣；写了遭到两个贵公子玩弄，最后暴亡的夕颜；写了忠于自己的妇道名分，反对源氏调戏，后来削发为尼的空蝉；写了遵从父命，高攀出嫁的明石姬；写了作为权势交易品，奉命结婚的三公主；写了饱经凄寒之苦，零落一生的已故亲王的女儿末摘花；还有处在两个男人的挟持下，不堪其苦，逼到自尽，后遁入空门的浮舟。

《红楼梦》中写了“喜荣华正好，恨无常又到”的贾元春；有“金闺花柳质，一载赴黄粱”的不幸的贾迎春；有“一帆风雨路三千，把骨肉家园，齐来抛闪”而远嫁的贾探春；有“云散高唐，水涸湘江”，劳燕分飞的史湘云；有“勘破三春景不长”，

只好“缁衣顿改昔年妆”的惜春；有“齐眉举案，到底意难平”的薛宝钗；有那年轻守寡，“心如槁木”的李纨；还有家败后，被狼舅奸兄出卖的巧姐。

总之，两部名著中的女子各有一本辛酸史，她们的下场都极其悲惨和可怜。这里我们要特别提到两部名著中的中心女主人公：紫姬和林黛玉的命运。她们的身世和遭遇有许多相似之处：

（一）她们的容颜都长得姣好，一个“美丽清秀”，一个“风流袅娜”。（二）她们都出身于侯门世家，紫姬是一个亲王的私生女，母亲早丧，自小得不到父母的宠爱，寄养在外祖母家。林黛玉也从小死了母亲，后来父亲又亡，寄养到外祖母家。（三）她们都实心实意钟爱自己心爱的男子。同时，爱情也给她们带来了极大的苦恼。紫姬的烦恼是源氏的爱情不专，黛玉的烦恼是担心宝玉的变心。为此，她们经常饮泣吞声。紫姬在凄苦中写诗道：

“爱情如烟缕，方向尽相同。

我独先消散，似梦一场空。”

她以倏忽即逝的烟缕，来比喻爱情不可靠和自己的苦命。后来，她见源氏新妇三公主声望日高，感到自己娘家没有靠山，顿萌出家之志。

林黛玉常感寄人篱下之苦。她和宝玉的爱情，在一双双势利眼光的逼视之下，更显得难和“金玉良缘”相匹，倍感身世凄凉。贾府中的笑语温存，大观园的繁华热闹，却愈益增加她的愁思万种。她以落花来比喻自己的薄命身世。她在诗中写道：

“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霜剑严相逼；

明媚鲜妍能几时，一朝飘泊难寻觅。”

（四）她们都早折，含恨离开了人间。她们的眼泪、忧愁、嫉妒，是对男人薄情好色的不满和抗议，也是对封建伦常道德的抗议。

从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女性在婚姻上，丝毫沒有选择自由，她们得完全听从长辈的意志。紫式部在第二帖《帚木》中，

通过人物的口说：“男女因缘，从古以来难以捉摸。女人的命运，尤为渺茫难知，真可怜啊！”应当看到中国的封建礼教，如女子“三从之义”对日本有很深的影响。男性贵族纳妾嫖妓成为家常便饭，而女子只能“从一而终”。六条妃子、落叶公主、玉鬘死了丈夫，只能守寡。贾府里的李纨何尝不是如此。她们都得恪守“夫死从子”之义。《源氏物语》中的女性，在家庭婚姻上遭到挫折后，都产生遁世的思想。如三公主、浮舟都还在豆蔻年华，便选择了出家来了却自己的余生，反映了她们内心的极端痛苦。《红楼梦》中的妙玉也正当年华正茂时，走上了面壁向佛的道路。

恩格斯说：“最初的阶级压迫是跟男性对女性的奴役相一致的”④正是这种男权社会和封建礼教给妇女带来了无穷的灾难，造成他们悲惨的结局。《源氏物语》和《红楼梦》都反映了这一客观的历史真实。

但在描写女性上，《红楼梦》所表现的民主思想比《源氏物语》更为强烈。曹雪芹不仅描写了“主子们的世界”，而且也表现了“女奴们的世界”。尤其是描写了女奴们的抗婚斗争。鸳鸯、司棋在婚姻上维护自由意志，她们宁愿死，也不屈从于主子的命令。寄食贾府的尤三姐和丫头晴雯，虽身为下等，但她们维护自己的尊严，具有敢怒敢言的泼辣性格，抗拒着封建势力对她们凌辱和压迫。虽然最后她们一个委曲而死，一个饮剑自刎。但在她们身上我们看不到奴颜婢膝，相反正体现了女奴反抗的光芒。在《源氏物语》中，我们却看不到这方面的描写，其中丫环侍从，只起着为主人传递情书的作用，或者她们学主人的榜样，也搞些偷摸的玩意儿。

琼楼玉宇 匠心独运

《源氏物语》和《红楼梦》在各自民族文学发展中都有很大的创新和突破。它们那丰富多采的内容，得力于杰出的艺术手

法。它们有以下四方面相同的成就：

一、逼真的写实手法。在《源氏物语》出现前，日本的物语文学受了中国六朝志怪小说和唐代传奇的影响，写的是虚构、怪诞的故事，内容均取材于民间的神话和传说，如《竹取物语》等。紫式部不同意写虚幻的情节，她在《源氏物语·萤》一章中，提倡小说应当写“真情实事，并非世外之谈”。同样地，曹雪芹也不同意那些侈谈怪异的传奇小说，他提倡要写生活中的“真”。在《红楼梦》第一回中，他强调作品所描写的“离合悲欢，兴衰际遇，俱是按迹循踪，不敢稍加穿凿，至失其真。”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两位作家都主张从生活本来面目中去揭示生活，杜绝虚构的构想，将客观真实表现出来，使人们去认识生活，开拓视野，探求真理。这正如鲁迅在肯定《红楼梦》的价值时说的：“其要点在于如实描写，并无讳饰。”但描写现实不等于照搬照抄现实，因此，两位作者都强调了小说写作和历史不同。

在《源氏物语》出现前，日本有一部三十卷的巨著《日本纪》，是用汉文写的，详细记述了神代到持统天皇时代的历史。这影响了一部分物语文学只重历史记述。紫式部认为“《日本纪》不过只是记录事实的一面而已。”而物语文学要写人间活生生的历史，是作家对世间的事“观之不足，听之不足，但觉此种情节不能笼闭在一人心中，必须传告后世之人，于是执笔写作。”

（《源氏物语·萤》）这说明作家对现实描写是经过选择的，写的是那些作家深受感动的事，这样才能使读者看了“却不由你不动心。”同样，曹雪芹也强调他的作品不同于野史传闻。他在《红楼梦》第一回中认为：“我想历来野史的朝代，无非假借‘汉’‘唐’的名色；莫如我这石头记所记，不借此套，只按自己的事体情理，反倒新鲜别致。”

以下我们可以看到两位作家都强调他们的小说新的特点，竭力主张描写人间活的历史。他们所写的作品有别于一般历史传

说，而是通过作家“半世亲见亲闻”，来描绘人间“悲欢离合”的景象；是作家有动于衷，在情不获已的情况下写出来的，是作家理智冷静之花、感官炽热之火，结出来的硕果。

两部名著都没有离奇曲折的情节和惊心动魄的故事，它们象生活本身一样真实、朴素。人物也不是什么顶天立地的英雄。作品中大量的是一些日常生活的描写，一切都显得那样自然，没有半点夸饰和造作。但是就是这些“琐屑家常”的描写，达到了引人入胜的效果。作家对每一细微事件，并不简单化的处理，而是进行了去粗取精的删选、熔炼，以求达到高度概括和反映生活的目的。曹雪芹在《红楼梦》中告诉读者：“字字看来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而紫式部也在作品中告诉读者，要“写一部古无前例的小说”，从而呕心沥血。正是这种来自生活的实感，加上艺术上的揣摩，作家们能够把想像、铺排、夸张和现实生活结合起来，做到天衣无缝的境地，达到生活的真实性和审美的真实感高度的统一。

二、宏伟而严谨的结构。两部名著在世界文学中，均属于多画面、多层次、多线索、多人物的卷帙浩繁的作品。它们雄奇如黄山、富士山，秀丽如西子湖、琵琶湖，汪洋如东洋大海。两部作品在结构上相似之处有如下两方面。

（一）以中心主人公（源氏、贾宝玉）贯穿全书，作为情节脉络，连接众多的人物和事件。正如一根藤蔓把各个叶片和果实贯串起来。但《源氏物语》第一帖至第四十二帖（约占四分之三的篇幅）以源氏为主角，后面以薰君为主角，由于主角变换，对全书统一性和贯连有所影响，结构不如《红楼梦》严谨。

（二）多色调的生活场景交叠出现。形成一幅光怪陆离、气象万千的图景。但安排有序、次第分明、透视清晰、首尾照应。大场面与小镜头互相配合，融成一个统一整体。如《源氏物语》中，描写了宫廷贵族宴饮、行幸、踏歌、上寿、赛画、迎亲、祓禊、游湖等规模盛大和热闹的场面，同时还写了下棋、蹴鞠、唱

和、弹琴、念经等小场景，更有那流放、山居的外省生活，令人目不暇接。在《红楼梦》中，作家同样写了王府官宦之家的排场，市井商户的热闹，小巷寒门的冷落，寺庙荒郊的寂静，农舍田家的简朴。曹雪芹一方面以他那一览无余的大手笔描写了元妃省亲、宁府举丧、史太君两宴大观园、众姐妹义结海棠社、宝玉成亲等豪奢热闹的大场面；另一方面又以那玲珑纤巧之笔，写了晴雯撕扇、补裘、湘云醉眠、藕官焚纸、小红遗帕、黛玉葬花等特写镜头。《红楼梦》中的大观园和《源氏物语》中的六条院，是人物活动的游乐的中心，在这里经常举行一些花样翻新的活动，管弦之乐，吟咏之声不绝于耳。此外，两部作品对生老病死，婚嫁喜庆作了大量的描写，从而使两部作品不光是成为一部反映时代社会的杰作，而且也是一部多姿多态的风俗小说。

三、鲜明生动的形象。《源氏物语》中写了四百三十一个人物，《红楼梦》写了四百二十一个人物。这些人物都是直接来自生活的，他们不仅形态各异，而且赋有时代的、阶级的和民族的特征。正如鲁迅评《红楼梦》时说的，这些“都是真的人物”。两位作家在人物塑造上有以下两方面相同成就：

（一）两位作家善于通过心理写人，细腻地展示人物复杂的内心世界。在两部名著问世前，在各自民族文学中，很少有心理描写的作品。紫式部和曹雪芹都很重视人物在事件进程中的感受和体验。他们这种写法不仅给本民族文学，而且也给东方现代小说的创作开辟了心理描写的先河。首先，作者对自己的人物有一种爱恋、执着的感情，真正做到作家的思想感情与人物的感情沟通。汤显祖在写《牡丹亭》时为自己的女主人公失声痛哭过，福楼拜曾认为他写的包法利夫人就是他。如果作家没有和主人公同呼吸共命运的感情，是很难写出动人的形象的。自然，紫式部是个女性，她更容易进入女性的内心深处。对男性的曹雪芹来说困难就大些。但他善于观察、体验，因此他塑造出来的女性毫不逊色，林黛玉就是他以血泪写下来的富有感染力的人物。曹雪芹、

紫式部完全可以和擅长心理描写的司汤达、托尔斯泰相媲美。而且他们还是先行者。我们阅读《源氏物语》和《红楼梦》时，处处可以感觉到作家脉搏在跳动，血液在高涨。日本作家青野季吉在评论《源氏物语》时，曾说源氏是紫式部的“憧憬的化身”，而围绕着源氏的藤壶、空蝉、夕颜、紫姬、明石姬等女性，是“紫式部的分身”^⑤。这说明了一个富有感染力的人物和作家关系之密切了。同样，林黛玉和贾宝玉、薛宝钗也是曹雪芹的心灵和情感的分身和影象。

其次，两部名著都辩证地展示了人物性格的矛盾与内心的冲突。鲁迅在评论《红楼梦》时，就说作品中所写人物“和从前的小小说叙好人完全是好，坏人完全是坏的，大不相同”，“自有《红楼梦》出来以后，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⑥我们从两部作品的人物身上，均可看到值得肯定和否定的东西。正如莎士比亚的作品一样，在勇士身上能看出懦弱；在庸人身上看出智慧。从而使人物的个性丰富多采。如《源氏物语》中的源氏，作家一方面极力美化他，另一方面又写出他意志软弱、耽于幻想，或低徊顾盼式的缺点。贾宝玉和林黛玉都是才智过人，具有叛逆性格的形象，但他们都有性格软弱、惰性、能说不能行的毛病。贾宝玉既憨呆又温情，林黛玉既伶俐又小心眼。贾母是个令人肃然起敬的封建家族的长者，但她又是一个最富有喜剧性的人物，八十几岁仍不失童心。凤姐一方面盛气凌人，心狠手辣，但她又具有爽朗性格，办事干练的才能。

紫式部在《源氏物语》中，以大量的篇幅描写人物内心的冲突。在爱情上所有女性都交织着爱和怨的怅惘。这在藤壶、空蝉、紫姬、六条妃子、云居雁、玉鬘等女性身上表现尤为明显。一般认为空蝉对源氏好色行为较有反抗精神，但他何尝不喜欢源氏。她没接到源氏情书，便“不免心中惆怅”，听到源氏公子患病，她内心“很忧虑”。她为了试探公子是否已经将她忘记，便写信给他说：“我不通音君不问，悠悠岁月使人悲。”但她那名

分和妇道的思想又抗拒着她内心感情的勃发，终于使她不愿担“轻薄恶名”而出了家。同样地，玉鬘爱慕相貌堂堂，春秋鼎盛的冷泉帝，感到看了凤辇中的龙颜，“别的人都不足观了。”但她也“生怕做出人妻所不应有的事情来”，从而对冷泉帝的调戏，板起了脸孔，以致辞退了尚侍的职务。

紫式部在描写人物时，还善于把人物埋藏在内心深处的思想活动，展现在读者面前。如一向卑躬曲膝，最后讨得极大便宜的明石姬，最初她对源氏这样的贵公子便怀有戒心，她想一个乡下姑娘，一味攀高，必将造成自己的悲哀，到那时将“后悔莫及”。后来，源氏要把她接到京城，她亦延宕不往。她想：“我倘入京，只能显示我身的微贱，教这孩子（指她生的女儿——引者）丢脸而已。”无奈入京了，她亦不愿成为源氏妻妾笑柄，不和她们住在一块，而租住在京郊的一个萧条的邸宅里。她避免与人交游，省却了许多麻烦，避免了是非。亦体现了她的精明处。最后她女儿当上了皇后，她便乐得安享荣华了。

（二）《源氏物语》和《红楼梦》都善于描写人物性格特征，突出他们不同的个性，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如《源氏物语》中，蔡姬是骄矜而偏执，末摘花古板而守旧，明石姬自卑而稳重，紫姬贤淑而嫉妒，六条妃子贪情而怨妒，藤壶女御温情而内疚，花里散驯顺而随和。同样，《红楼梦》中人物个性特征也十分鲜明，不仅呈现在人物声容笑貌里，而且隐藏在人物的内心深处。如林黛玉孤高多愁，薛宝钗持重圆滑，史湘云的豪爽豁达，贾赦的昏庸好色，贾雨村的婪劣和急功好利等。《源氏物语》还不断重复人物某一外部特点，来加强读者对人物的印象。如源氏容貌的“光华照人”，薰君身上发散的香气，末摘花的红鼻子等。

同时，两位作家都在作品中安排了一些喜剧性的人物。如《红楼梦》中的刘姥姥，《源氏物语》中的近江君。她们给人们带来了欢乐和笑料，使作品具有谐谑的情趣。总之，作家对各类

人物描写都生动活泼，生活气息浓厚。这些人物起着解释生活，说明生活和揭示生活的重大作用。

四、诗文合璧。《源氏物语》和《红楼梦》均受到我国变文、传奇和话本小说的影响，采用散文和韵文互相融合的形式。以散文为主体，穿插着诗歌、词赋。在《源氏物语》中，织入了八百首和歌，《红楼梦》中有将近一百二十首诗，八首词，二十三首曲，赋一篇。这些诗词对于丰富故事内容，抒发人物感情起了巨大的作用，而且也使作品显得更加典雅和蕴藉。如源氏被贬谪须磨前，去和已出家的藤壶女御告别。藤壶女御回想起先帝死后的凄苦，加上恋人远谪，悲伤之极，一时无话作答，便吟和歌一首道：

“死者长离生者去，
焚修无益哭残生。”

源氏也以和诗回答道：

“死别悲伤犹未尽，
生离愁恨叹新增。”

他们把心头萦集的哀愁用诗歌形式表现出来，流露出对宫廷权势倾轧的不满，对人生离乱的悲叹。又如柏木和三公主恋情被源氏知道后，他恐惧地生了一场大病，自知大限将临，无法和三公主最后相见一面，便用和歌表达了自己爱的意志：

“身经火化烟长在，
心被情迷爱永存。”

三公主接信后不胜惆怅，同样以诗歌答道：

“君身经火化，我苦似熬煎。
两烟成一气，消入暮云天。”

从诗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们互相怜爱、慰藉的心情，他们都为自己的命运感到痛苦。

在《红楼梦》中，林黛玉的《葬花吟》一诗，由怜花、惜花，联想自己飘零的身世，把凄凉和孤高的心境，写得淋漓尽致

致。她在《桃花行》一诗中，也很好地写出贵家孤女的“伤春愁怀”，使写花写人达到高度统一。诗曰：

“若将人泪比桃花，泪自长流花自媚，
泪眼观花泪易干，泪干春尽花憔悴。
憔悴花遮憔悴人，花飞人倦易黄昏，
一声杜宇春归去，寂寞帘栊空月痕。”

此外，如《警幻仙姑赋》、《秋窗风雨夕》、《红梅花赋》等，都继承了我国古典文学抒情传统，做到诗、画、情三者合一。这种诗文合璧，相映生辉，便构成两部名著的一大特色，体现了东方文学绚丽多姿的风格。

《源氏物语》也是中日文化交流的友好见证。在作品中广泛地运用了汉诗文，多处引用陶渊明、刘禹锡、元稹等人诗句，特别是引用白居易的诗句达九十余处。此外，还引用了不少《论语》、《老子》、《战国策》、《史记》、《汉书》等著作中的典故，使我们在异域的文苑中，觅到了乡音。

综合上述，我们可以看到中日两部伟大作品，不论从思想内容、人物塑造以及表现手法都有许多相似和近似之处，甚至连它们的思想局限也相类似：如宿命论和佛教思想等。《源氏物语》成书于一〇〇六年左右，比《红楼梦》早了七百多年。现在我们还找不到据说后出的《红楼梦》受了《源氏物语》的影响，因为当时中国还没有《源氏物语》的译本。这部作品完整译本是在一九八〇年出现的。但可以肯定一点：两部名著在不同程度上都接受了中国古典文学的影响，得到她的哺育。《源氏物语》出现在十一世纪初叶，比欧洲第一部著名的长篇小说《堂吉珂德》早了近六百年。《红楼梦》出现在十八世纪，比欧洲小说创作的顶峰——巴尔扎克、托尔斯泰的长篇名著，也早了一个世纪。因此，《源氏物语》和《红楼梦》不仅是世界上最早、也是成就最高的长篇小说之一。它们对人类文化的发展作出过自己的贡献，是东方文化史上最为光辉灿烂的一页。我们把两部伟大的作品进

行比较，目的是要发扬这种优秀的文学传统，以便结出更加丰硕的东方文化之果。

注：

- ① 得硕亭《草珠一串》
- ② 青野季吉《关于〈源氏物语〉》见《译文》一九五七年八月号81页
-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四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二年版74页
- ④ 《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二卷，223页
- ⑤ 同②85页
- ⑥ 《鲁迅全集》九卷，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八一年版338页